

永新縣志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詔

制勅

諭祭文

表

奏疏

劄子

宋神宗頒付劉沆等家詔

中書門下沉彥博弼堯臣蓄德深厚身之功善不自矜伐故雖久處朝廷懷此社稷大功乃絕口不言是以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今緣故臣之子明其父勲得信其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褒顯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元豐三年十月日

宋神宗頒行中外詔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昔我仁祖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政大臣沆彥博弼堯臣實左右贊順以成聖志及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纘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甯而沆等勲績茂有聞者其謹厚忠實可謂至矣宜議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仁祖知人之明文考報功之義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元豐三年十月十三日

宋仁宗以劉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

朕寅奉不圖思臻至治總萬幾而日謹舉盛典以交修日與輔臣底甯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茂宰秉厥大鈞矧茲選才久嘗著効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護國彭城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禮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罄知慮以翊帝謨迺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方屢換圭符實宣精力屬中邦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歷未週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任股肱之良參斷邦家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田及真食嗚呼贊萬幾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仲茂舉以恢遠圖可特受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尙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太學士上柱國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二

協議佐理功臣王者施行至和元年八月日

宋仁宗除劉沆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太學士知應天府制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人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於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明敏曩以藝文策雋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仕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醜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同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燕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秘殿之嚴眷乃留都

之重既增美矣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簡予
衷於乎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歿於大邦是爲
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
亮功臣散官勳封餘如故王者施行嘉祐元年月日

宋神宗追封丞相劉沆爲充國公制

序德報功是宜厚往褒賢念舊所以勸忠維持顯庸申被愍錫具
官沆以宏才遠業經緯四方偉望英聲儀刑百辟相我仁祖協成
聖謨進建元儲國以泰定勞動勳績久而自昭篤實冲深朕用嘉
嘆充爲大國公爵極崇尙其明靈膺此休命可題劉丞相沆追封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三

充國公餘如故王者施行元豐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贈閔忠左譽朝奉郎勅

昔張巡以羸卒守危堞備寇城陷罵賊不屈而死唐朝褒恤之典
僅聞廟食睢陽而已爾左譽以一尉之微乃能爲巡所爲風節凜
凜今猶有生此朕之所甚嘉嘆而重憫惻也岳陽廟食視睢陽
無異矣優贈員郎賞延於嗣雖遲遲一紀之後九京可作尙懋欽
哉可特贈朝奉郎仍與一子恩澤行下祠於學

按譽大傳登紹定五年第授景陵尉蒞任未幾遇害紹定係理

宗初一政元年號理宗在位四十年據勅遲遲一紀云云勅應
在理宗朝

明仁宗諭右春坊右司直郎張景良勅

朕置司直郎於春坊者蓋欲其箴過矢糾違缺也必得其人乃稱斯任爾國子監博士張景良以文學發身累典教事宜於厥職遂簡侍朕長子講讀今朕既建長子爲儲副用進爾爲承務郎右春坊右司直郎夫官以司直爲名蓋視其不直者而正之使直也必有諸已然後可施於人爾惟欽哉以光朕命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明憲宗諭進階通議大夫預內閣兼經筵官劉定之勅

國家設內閣以處宿儒實欲資嘉謨以弼治道而况兼有經筵勸講之務史局總裁之勞非得實才曷膺隆委咨爾工部左侍郎兼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四

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夙承家學早裕經綸翹然科目之英允矣士林之望翰苑春坊之薦歷通政大夫之□□□賢恆置於近聯職業不離乎文字頃求人於眾論僉謂汝賢洎參預於政機深愜朕志顧三載勞勤之靡懈致一代國史之有成眷此懋勳宜隆優寵爰陟東卿之亞仍兼翰長之榮茲復錫之誥命進階通議大夫預內閣兼經筵官如故於乎惟忠敬足以守始終之節惟智識足以裨遠大之謀尙慎爾修毋怠朕訓成化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明憲宗贈資善大夫禮部尙書諡文安劉定之勅

朕嗣守丕圖式宏至治迺眷綵綸之任允資博洽之儒惟任職旣竭其誠斯賞終必隆其禮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

汪資明敏學問博通早魁禮闈歷官翰苑侍經筵多啟沃之益修書史盡筆削之公官屢遷而志益勤年愈深而名益著迨居內閣克贊大猷顧倚任之方隆胡勞瘁而倏逝謚言疇昔良足悼傷茲特贈爾爲資善大夫禮部尙書謚文安錫之休命式表異恩嗚呼范希文著勳庸於有宋尙書乃加揭曼卿擅才譽於前元文安斯謚賁爾兼二賢之美流芳並千秋之榮茂渥是膺坐魂尙慰成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明憲宗諭湖廣右副都御史劉敷敷

近者湖廣今年夏秋之間天雨連綿河水泛漲所屬襄陽荊州等府地方田禾房屋多被滄沒軍民人等亦多缺食艱難特命爾督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五

令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定委堂上官員分投着落該府州縣衙所掌印正官編歷被災處所逐一踏勘所種田苗無收若干有收若干有收之數行令依期徵納無收之處暫且停徵具奏定奪不許官吏人等作弊妄報災傷有匱國用仍取軍民缺食之家大小丁口的數先儘預備倉糧照數賑濟如倉糧不敷或於有糧州縣那借或於殷富之家勸借或將官錢糴買設法搬運依時散予以防流移此外別有長策聽爾從宜處置倘遇賊盜生發督令軍衛有司卽時擒捕敢有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不行用心撫輯軍民禁捕盜賊及剋落錢糧乘機作弊虛報糧儲失誤賑濟貪酷生事迫民逃竄者經自訪究的實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拿問如律干礙文職

五品以上并軍職奏聞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克勤廉慎
用心訪察民情災傷輕重酌量處置務使軍民得所地方甯妥斯
副委任若或處置乖方徒爲勞擾無益於事罪有所歸爾其慎之
慎之事畢通將勘過災傷并賑濟緣由造冊具奏送部以憑查考
爾其如勅奉行故勅成化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明孝宗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廣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

馬鉉勅

人臣事君至於捐軀報主亦已苦矣况復戰亡於鋒鏑之下乎卹
典不隆於歿後何以慰忠魂於九原也爾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
馬鉉發身賢科登名仕籍每優職任綽著能聲屢言多因事納忠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六

百鍊剛腸寒白日一死見臨危取義千年臣績續青編念爾忠貞
實堪憫惻茲特贈爾爲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廣西承宣布政使司
左參政尙鑒褒嘉之命益顯忠烈之靈宏治七年二月十五日

明英宗遣吉安府知府張瑄諭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

文

惟爾發身賢科擢司風紀獲忠勤之譽有幹濟之才出佐大藩旋
僉臺憲方隆委任胡遽云亡追維徃勞良用悼惜茲特遣祭爾靈
尙克欽服天順戊寅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明憲宗遣禮部尙書鄒幹諭祭內閣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贈資善大夫禮部尙書諡文安劉定之文

惟卿早擢高科歷事先朝博學多聞文名光昭簡在朕心置卿近
密入告謀猷每多裨益胡爲嬰疾竟爾告終念卿徃勞深惻予衷
爰頒卹典有贈有謚絡繹還喪并賜以祭君臣義篤始終克全卿
靈如在其歆鑒焉成化己丑五年九月初七日

明憲宗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林鶚諭祭內閣大學士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資善大夫禮部尙書諡文
安劉定之文

惟卿朝之文臣朕之良弼毗輔不終良可悼惜奄臨窀穸特茲遣
祭靈爽不昧其歆朕意成化己丑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明孝宗遣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楊守隅諭祭都察院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七

右都御史劉敷文

惟卿才猷練達品度宏深發身賢科擢職憲臣旬宣茂著藩臬馳
聲巡撫兩浙江漢同春陳師鞠旅直擣不庭用官其子以勵忠貞
名入內臺風紀攸新倚毗方隆懇乞山林遐齡宜享胡遽沉淪訃
音來聞悼惜良深仍命有司葬祭爲榮卿靈不昧尙其欽承宏治
十六年癸亥十二月日

明孝宗遣江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李魁諭祭廣西布政使司

左參議馬鉉文

嗟爾發身賢科擢官卽署佐藩司而承宣有道勦蠻夷而奮不顧
身遇敵當先死於鋒鏑訃音來聞朝野痛傷贈爾廣西布政使司

左參政蔭爾一子入監廟祀廣西桂林遣官諭祭聊慰忠魂汝其有知鑒此欽哉宏治七年甲寅四月初八日

明世宗遣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葉相諭祭司經局洗馬

尹襄文

爾以厚重之資和正之性大邦發解而高第甲科翰苑儲才而歷陞宮洗屢典文衡之任咸歸得士之稱史局克効乎公勤經緯良多乎啟沃方有期於柄用遽邁疾以云亡倏上訃音良懷傷悼特頒優禮用酬徃勞諭祭有儀尙其歆只嘉靖丁亥六年

明神宗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余一龍諭祭禮

部尙書尹臺文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八

惟爾性資端亮學識優長擢雋賢科蜚英翰苑歷史局宮僚之任多讐書校士之勞爰敷教於成均遂升華於銓貳職居典禮正位秩宗方資贊襄之勤懋著忠謹之績浮言偶及高蹈不移宜享遐齡遽聞長逝追維徃勩用需卹恩靈如有知尙克歆服

明神宗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余一龍諭葬禮

部尙書尹臺文

惟爾踐登八座敷歷兩都聲華夙著於辭垣雅尙共推乎鄉國云胡淪謝倏屆歸藏良軫朕懷載頒卹典靈其不昧服此殊榮

謝遣代拜先聖先師表

尹臺

該內閣遞出揭帖六月十五日望日文華殿先聖先師堂用果酒

上尙黃袍行禮奉聖旨着少詹事臺代拜欽此除欽遵代拜成禮外臣誠感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道遵上聖啟百王治統之傳位建東闡敷千載人文之賁代拜驚承於寵綍登趨歎羨於儒紳祇役冰兢叨恩汗惕茲蓋伏遇皇上配天立極憲聖得師神明越上古以無倫制作備中興而莫競緝熙就學總諸經羣籍之大成敬一敷言昭四勿五箴之奧訓登三咸五巍巍恢治化以難名軼古絕今疊疊運剛明而不息允矣齊勳華於接席昭哉契姬孔於升堂肆飭新儀望朔儼神交之在覲爰抒特典瞻思興曠感之同符匪徒崇俎豆於將陳實用著羹牆於慕企上嘉下樂禮非按襲乎前聞繼往開來功足昭垂於永述臣猥承撰選濫荷甄慈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九

大聖忻逢知先後道由於一揆遺經抱誦嘅精龕義閣於多歧詎期依日月之景光遽獲奉雲霄之華道仰籙壘而聳觀恍洋洋對越之如臨墜殿陛以思榮慚碌碌報稱之莫效伏願皇風振古帝德昌新作君作師四海佑寵綏而篤祐得名得壽萬年覃文教以申麻

中書三弊奏

劉 沆

奏爲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

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
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句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捕賊
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尤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
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
毋用例餘聽如舊

題請陳澹從祀奏

劉定之

臣竊見聖朝尊崇儒道於先聖孔子所刪述五經足以垂世教者
屢次表章尊顯有加無替太宗文皇帝命纂修五經大全英宗皇
帝命刊刻五經註解皆頒賜天下分布學校皇上自有德春宮以
至於今御經筵所讀講必以五經爲先誠萬億年太平根基所繫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十

也然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經專取程頤
傳朱熹本義於書經專取蔡沈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
記專取陳澹集說者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
統中所刊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
既專取其說固宜褒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
庭今之從祀舊規有程頤朱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沈矣斯
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澹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澹釋經之功雖未
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
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尙從祀若澹之專
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間然昨學士商輅請欲將以從祀若澹

并下禮官儒臣公同博議伏候勅旨施行

水利奏

劉定之

臣聞善爲治者因天地自然之勢而享其利不善爲治者違天地自然之勢而受其害竊見黃河自昔從淮安徐州漳湫諸處分派各出近年淮安徐州枝流皆漸微小惟漳湫枝流益大以致漲滿漕河潰決堤防沛然東注漫爲巨浸牽成大川濶處十數里深處十餘丈其勢若瀉天河而震雷霆不可止也朝廷雖嘗修築堤防以止潰決之勢又造作浮橋接堤防之缺而終不堅固蓋天地自然之勢豈人力所能抗禦漢人有言河決不可復止魚爛不可復完宋蘇軾草制詞責開河者有曰爾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十一

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蓋謂此也宜特聽其自然使水勢漸有所歸乃徐爲圖焉何必急於勤民哉然而河決固爲害而其間尙有利可因也漳湫北至臨清南至徐州千百里中舊時漕河水小全賴開與月河隨時啟閉以節縮水利方可行船今河決之後大勢雖已東注而餘流入漕河其水不令月河可以不閉閘板可以常啟矣然任事之臣不知變通仍守舊法其意不過欲操持權柄阻節舟船需覓財利益滿已私爾然而利歸於私而害貽於國所謂害者其小未足言而大害有四其一曰衝壞石閘其二曰湮沒田地其三曰留滯漕運其四曰助成河患所謂衝壞石閘者月河常閉則水勢常趨於閘洪波鉅浪交射互激未有

久而不壞及其既壞未易修理凡此閘者皆前代作其始聖朝成其終累千百年方成大利豈可不相時保惜以圖久遠哉所謂涇沒田地者月河常閉則不足以分減水勢而旁近田土被其涇沒必多此皆民所賴以生聚居住耕鑿飲食者豈可棄爲魚鼈蒲葦之場也所謂留滯漕運者月河常閉而閘板不常啟雖不阻官船然私船多阻則與官船自相抵礙守凍寄住以至遠方軍民殘年不能回鄉新年不肯重差漕運未有不留滯者矣所謂助成河患者月河常閉而閘板不常啟則水滿而潰決之處其勢愈甚是助之使決也恐年歲既遠入地益深則漕河之水牽掣傾瀉與之俱逝至於乾枯淺塞而漕運全阻矣豈非國家大害乎蓋自古立國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十二

必因長河大江以漕輓天下而燕薊之地古不通漕至宋之中世河徙以成漕路而遼金元三世始得都於此已先爲聖朝開億萬載太平之業今復自然添滿其流安知非天助者乎乃欲修堤防作浮橋以塞其決是所謂違天地自然之勢而受其害也若不閉月河常開閘板以疏通之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勢而享其利也臣近因差使往回親見其病叨備近侍不敢隱默謹題請旨

陳十事疏

劉定之

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於旣衰以禦方

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京師武臣之眾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畧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互相犄角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搃人胸下砍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荆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十三

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竟以駟夫招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如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至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徙沙漠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國家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

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無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媮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賊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馭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日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其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勿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十四

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躡新階他日勛名貴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凡政事早朝未決者自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奸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權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知

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尙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辟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功哉苟徒如嚮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尙如金甌之未有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十五

上景泰帝疏畧

左鼎

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骹骹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尙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泰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卽曩之

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眾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大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

再上景泰帝疏畧

左鼎

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克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遊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餓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十六

不加務任培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歛日增苟紆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

條陳五事疏

李鈞

爲陳言事臣鈞卽該奉詔書內一欵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鈞伏覩之餘喜懼交并所喜者聖天子在上言路大開天下太平之兆也所懼者臣見識淺薄恐言之不直有負陛下求言之盛意也但以臣職居言路有所見不容不言有所言不可不直若言不直則於心爲欺於職爲曠不忠之罪莫大於此臣謹條陳五事上瀆宸

聽如言可采卽賜施行如不可行乞宥狂直之罪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之至爲此具本順差南京都察院辦事官劉芳齋捧謹具奏聞一曰親覽史書臣竊惟史書之有關於天下國家也尙矣自古人君之智愚政治之得失羣臣之邪正國家之興亡皆載於史但史書浩繁難於遍覽求其明白切要可爲人君萬世之法者莫如資治通鑑綱目一書臣每竊見近年以來經筵講官惟用五經四書不進通鑑綱目蓋誠恐有所冒犯故避諱而不敢進也昔唐仇士良嘗語同列曰人主甚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切憂懼則吾輩疎斥矣今日之事亦大類此臣伏願皇上更化之始恆以鑑古爲心乞於便殿萬幾之暇朝夕觀覽或時召儒臣與之從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十七

容講解要見古之人君何所爲而謂之聖明何所爲而謂之昏庸政治果何爲而得更何爲而失羣臣何者爲賢良何者爲邪佞國家果因何而興果因何而亡然後以君之聖明者爲法以昏庸者爲戒政之得者倣之政之失者鑑之仍觀左右大臣何人可比古之賢良而當親任之何人正如古之邪佞而當黜退之如此則德無不修政無不善臣無不良將見國家興隆宗社鞏固萬民歡戴四夷賓從而垂萬萬年國祚於無窮矣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二曰永開言路臣竊惟開言路者人君治天下之首務也言路不開則政治得失無由而知國家利病無由而知奸邪在位無由而知聰明日蔽於上荼毒日流於下未有不致危亂者也仰惟皇上嗣

登寶位之初屢下求言之詔始命諫官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忠言讜論日進於朝可謂大開言路矣然臣愚昧又以永開言路爲言者何哉竊見卽今給事中御史所陳之言事體不一如修德用賢等件臣固知陛下已能躬行矣其有該衙門所當行者各官正當欽承上意卽與施行可也然其間有不便己私者或託以他故妄奉不行或有施行亦不過應答故事致使言爲虛文事無實效居言路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旣不行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能永開者一也至有權奸在位惟怕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尋其瑕疵或釁其差失凡有更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十八

臣明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能永開者二也伏惟皇上更化之始恆以開言路爲心乞勅該部凡所言有當行者卽便爲之施行務臻實效不可託故延滯不行及有言之不當理者伏望皇上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置之不問如此則言路永開事無壅蔽天下太平計日而待矣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三曰重大臣臣嘗讀中庸有曰敬大臣蓋大臣之於人君猶股肱之於元首所以共治天職共理天民者也且大臣爵位尊崇職務重大國家安危是係軍民休戚所關苟非才德純全心術正大寬平而識大體廉潔不顧己私者不足以當是任故自古願治之君於大臣未嘗不

重也臣伏願皇上更化之始恆以重大臣爲心未用之先當重其選用之後當重其官乞勅該部今後或有大臣如尙書侍郎都御大理大守卿及在外布政按察使五軍都督及在外在京總兵鎮守等員不可循私保舉務要合同內閣大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從公推舉各薦所知較其優劣不拘在京在外官員不限資公舉既定然後該部具奏定奪其有薦舉不公許六科十三道行糾劾治以欺罔不忠之罪然選用文武官員固吏兵二部之事但大臣非羣臣可比一非其人則爲害不淺固以一人所知不若衆知者廣一人所舉不若衆論者公陛下重選大臣如此則庶幾可得人矣然選之既重待之尤不可不重臣竊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十九

見近年以來大臣有犯公罪者輒繫累下獄裸衣受刑不數日等復其任大臣爲羣僚之表率使之將何面目以處人上乎實非所以重大臣也要當視爲一體加以禮貌其或有小過則置之不問若有大罪則或退之爲民或賜以自盡不可辱於市朝至若元惡大姦然後戮之無宥然此非爲其人惜也所重朝廷之名器也陛下重大臣如此則爲大臣者必各知所自重盡心竭力殫首瘁躬以報陛下千載之遇矣臣不勝幸甚四曰選良將臣竊惟自古人君若以安天下爲心未嘗不以選將者爲急誠以將者國家安危所係人命生死所關故選將不容不急者在內爲將者選得其人則四方無覬覦之心在外爲將者選得其人則四夷無侵擾之患

臣竊見近年以來在京在外總兵或以外戚至親或以內官姻識
或用賄賂而得或因奔競而成率多平常鄙夫麤魯悍卒不識韜
書罔知籌算知信仁勇者罕見貪殘昏怯者恆多不思撫恤軍人
惟務荒淫酒色在內者訓練無法在外者守備無方賣放軍士辦
納月錢差占軍丁應當私役致使軍眾內怨夷狄外侵皆由將不
得其人之所致也今兵部尚書馬昂庸才下品素不讀書怙寵恃
恩矜己傲物兩廣弗靖視爲尋常朔方未靖罔知憂慮旣無素定
之策又無應變之才方且妬賢嫉能張威作福邊方奏請者則不
問當與不當而妄行參駁使巡撫等官不得行其事征進回還者
則不審有功無功而妄奏陞賞使冒報功者得以售其姦至於總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二十

兵缺官正當廣詢博訪須求真才却乃任情循私臨期塞責致使
掛印者多駑駘之才舉旗者乏熊羆之士一有警急委任何人將
不得人實由馬昂之所致也伏望皇上更化之始以選良將爲心
先將馬昂黜退別選才德忠良者以充是任將見兵部得人則選
舉公任用當而總兵皆得其人矣總兵得人則戰以勝守以固而
朝廷無四顧之憂矣陛下若謂今日無事姑任馬昂誠恐萬一有
警則誤事不小也臣愚直之言乞賜聽察幸甚五日保全內官臣
竊惟自古人君禁庭侍御未有不用內官者內官出入宮闈左右
奉侍起居在側朝夕不離况彼能勤謹順承逢迎意旨多爲人君
之所親愛也但自古至今賢良者雖有姦邪者恆多人主因其可

愛也遂委以國政授以大權
使攘亂大事幾敗國家然後
趙高李輔國之徒近觀王振
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且如
匠者則私役人匠放閑在外
重刑此不能保全內官一
有無籍之徒投爲義男家
懸帶匠人牌面出入內府在外則假借聲勢放肆百端欺害小民
甚有不軌如曹欽者及有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
內官二也其在京文武官員僧道人等多有與之交結甚有無恥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一

大臣希求照顧或行叩頭之禮或有老爺之稱內官因而囑託鬻
獄賣官擅作威權由此而起及有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
能保全內官三也伏望皇上更化之始以保全內官爲心悉遵大
祖高皇帝舊制今後內官不許在外管軍亦不許置買田產房屋
其家人義男悉令有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亦不許文武官
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無大小悉斷自宸衷或召
館閣大臣與之計議不可使內官得與其謀然此非欲疎遠於彼
也正欲保全其終身也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然彼
之所欲不過富貴而已陛下惟當厚其資賞使之豐富有餘無復
外望如此非惟天下觀清明之政而蒙至治之休卽宦官亦享悠

久之福而無誅夷之患矣保全內官之道豈有加於此哉臣愚直
之言乞賜聽察幸甚成化元年乙酉四月

上憲宗疏

李鈞

竊惟國家之事有重有輕有急有緩事輕而緩言不敢急事重而
急言不敢緩臣等嘗讀前史見諫諍之臣有碎首流血引裾折檻
甚至捐軀殞命者皆因不遇明君言之不聽忠誠感激以至憤發
不能自止也况今聖天子在上言之必聽聽之必行而事又至重
且急居言路者若再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徘徊不言則是苟祿偷
生欺君誤國此臣所以切齒而痛心也今據陳二事上瀆宸聰惟
陛下熟思而審處之非惟臣荷容納之恩實乃宗社之福天下之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二

幸也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具本順差舍人王倫齎捧
謹具奏聞一曰明刑罰以振朝綱臣竊惟人主之治天下在明號
令修綱紀號令行綱紀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
號令不行綱紀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非臣所知也伏惟皇上嗣登
寶位之初祇遵先帝遺命冊立皇后蓋以繼承宗祀爲重豈意賊
臣牛玉大肆奸欺橫貪賄賂將先帝選退吳氏朦朧立爲皇后其
意正欲固寵於內擅權於外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陛下聖明
將吳氏廢退此亦不得已之故也然而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
騰誼中外駭聽向非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知之早行之決若
猶豫日久使吳氏圖報牛玉之恩牛玉倚仗吳氏之勢表裏固結

其禍安可測哉天下之人以爲吳氏旣廢則牛玉之罪必萬死而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京得全首領臣初聞未肯遽信夫牛玉故違先帝之命其罪當死一也謀立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其罪當死三也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古今罕見天地不容閨閣婦女莫不寒心市井兒童亦皆切齒臣讀書恆憤此輩不意今日親覩斯人也正當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振綱紀可也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知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夫不忍加刑仁則仁矣其於明刑罰以振朝綱則未盡善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此古聖帝明王之所以爲仁今陛下不忍殺一牛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二十三

玉誠忍日後效尤者眾將不勝其誅則反害陛下之仁不少矣且如舜非不仁而誅四凶仲尼非不仁而誅少正卯况陛下新卽寶位正號令大行之初綱紀大振之始遇此奸賊若不誅戮則使今後侍陛下左右者從此恣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從此謂陛下好行姑息誠恐號令自此不行綱紀自此不振伏望陛下協帝舜濬哲之德體仲尼天縱之明天討無疑朝綱斯正然臣所以力勸陛下誅奸賊者非欲啟陛下好殺之心也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但爲朝廷綱紀號令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如朝廷用一賢才居內閣者便當用心訪察其人果賢與否若其不賢定要壞事况冊立皇后將以奉承宗社表正六宮

輔助君德母儀天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憇然而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奸之初婚禮尙未成也其掌禮之官則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其執法之官又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但坐視成敗不出一言使其初肯言則陛下未必肯將吳氏正位中宮使其後肯言則陛下未必肯將牛玉輕放也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而禍己也夫身居內閣職任匪輕天下安危皆係於己須自揣度才力如何自知才力優爲便當委身報國自知才力不堪便當奉身求退庶不致誤國家大事也今李賢等既不能委身又不肯求退徒保爵位不顧朝廷黨惡欺君莫此爲甚伏望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文徵

二十四

陛下剛毅明斷卽將牛玉拏回明正典刑梟首示眾仍將李賢等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綱紀斯振中國服義外夷畏威矣二曰鑒往事以防後患臣竊惟人主之治天下也不貴於能處患而貴於能防患夫患已成而後處之處之雖善亦未免憂煩朝廷驚駭中外虧損國體貽笑後世患未萌而先防之防之維謹則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朝廷無事君臣同體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正謂此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精意圖治屢頒詔書大開言路臣等已於今年四月內陳言五事內一事言保全內官正欲陛下防患於未萌也奏本旣進臣日惓惓伏望朝廷必有處置然處置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果作若使當時果能采用

臣言則今日陛下豈有廢后之名牛玉亦豈有覆敗之禍哉今禍患既成追悔無及雖然既往者不可諫方來者尤當謹陛下勿謂牛玉之後再無牛玉也臣不才幸蒙故事請以目擊之事爲陛下言之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侵先帝遺播宗社幾危其禍已慘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犯闕欲篡天位其禍尤烈今日牛玉專權立皇后欺侮陛下其禍尤爲非常是皆貽笑四夷取譏萬世者也當時朝廷以爲王振之後必再無有如王振者矣豈意曹吉祥復興曹吉祥之後必再無有如曹吉祥者矣豈意牛玉復作自茲以往若再不以牛玉爲鑒而思所以預防之安知後日之禍不有甚於牛玉者哉然預防之道非欲使之遠去左右者也亦不過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五

二事而已一不許內官與聞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然此三事非臣等一己之見實太祖高皇帝成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陛下果能行之非惟國家之福亦內官之福也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明言之大抵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奸欺侮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張已勢於是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所以力勸陛下不許內官與聞國政者以此故也至若內官伏侍陛下未免朝夕在於左右其有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便去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以婢媵奴顏者內官便

以爲賢能朝夕在陛下左右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左右讒謗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奈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居下僚者怨不歸於內官而歸於朝廷躋顯位者恩不歸於朝廷而歸於內官以是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怙權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愚直之言乞賜聽察幸甚成化元年乙酉冬月吉日

諫武宗南巡疏

李儼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文徵

二十六

奏請回鑾駐蹕以端國本以重宗社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明之主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論天下之事雖然言大輕則浮大煩則亂大執則偏大深則刻故必上下相信而後諫諍可入相重而後論說可繼今言之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朝廷視外庭之奏疏如賈豎之紛爭因一人而疑眾人因一事而疑眾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所以憂也臣備員行人職掌絲綸屢被恩眷頻錫膏沐一舉一動悉關休戚自正德十二年三月皇上遊石經寺數日還京八月出居庸獵懷來宣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大學士楊廷和亦疏請回鑾其言雖有似於浮亂偏刻然忠孝之名未可爲若人

泯也迺者大雨冰雹擊死軍士又九月二十七日上天星變二十
八日邊寇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以天驗之顯垂其象以人驗之
輿論僉同易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乃未蒙鑒察置之不省在
年宣府所治行宮越歲得成糜費亦甚復輦豹房所貯珍藏以實
其中是前以豹房爲家今又將以宣府爲家矣目今外藩伺釁招
納亡命包藏禍心邇在蕭牆而皇上更欲遍觀中土巡視遐裔由
秦岱抵南京下蘇杭登武當萬里程途贏糧景從供給勞頓騷動
九塞依臣愚見誠非所宜也且不聞深宮懋德惟永是圖又曰正
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宗廟社稷大
祖高皇之遺貽也典章法物太祖高皇之矩矱也今棄垂堂之戒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七

眈江湖之樂不屑天變不納進言以一二人之語詞過激遂疑眾
人之訕謗朝廷儲貳未立根本未固皇上以此察臣之心當必卻
顧而躊躇也臣等藉皇上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明斷故其事舉
譬若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
與石無異茲條陳以利害明以禍福俟命象魏伏乞皇上勤批答
以示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御朝講以親庶務挽浪遊之車絕牽
引之媒臣等依未光奉明旨以盡欵欵之愚而已國本幸甚社稷
幸甚臣不勝惶恐瞻仰之至正德十四年月日

乞養疏

李儼

奏爲母年就衰子情難忍懇乞聖明大開鴻慈俯允歸養事臣聞

自古帝王爲天地綱常之主必先教之以忠孝大義然事君要本於事親而移孝始可以作忠世未有不念父母之人而能竭股肱作舟楫霖雨之人也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古人言之矣臣父中憲大夫主事員外郎郎中雲南曲靖軍民大守臣珪不幸道次揚州抱恨終天昊天罔極臣母劉氏育臣孤子劬勞聖善勗臣勵志報國始登科甲初授行人副司值先皇駕幸東都臣冒昧貢疏入諫誤犯天威復荷仁慈不卽誅夷僅賜削責欽奉皇上神聖慈武一人首出萬國咸甯垂念舊鯁錄採葑菲不次擢用臣竊不自知初膺簡陝西道旋轉廣東監察御史奉勅搏擊衣繡宮門皇上制曰上彈親王下制三司恩寵極矣臣無以答報天恩惟思直言無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文徵

二十八

隱不懈厥職庶幾少酬皇上覆載之仁安敢退食委蛇漫思優游林下也哉柰臣母自臣父見背以來日就衰損孀居近二十載今年六十有三矣視茫茫髮蒼蒼朝不保暮常在床蓐昨有書與臣訣恐不復相見臣寸心如刀割然念臣父宦外身亡臣殮不憑其棺今臣母家居臣又宦外勢不能親侍湯藥臣又終鮮兄弟揆之國憲孤子就養之例亦脗合也舟行車行腸迴一日而九寤斯寐斯魂飛千里而近歲月浸深恩念彌切獨勞咏於北山非所敢望遠遊戒於聖訓夫豈弗聞臣昔被責之日臣母絕不介意且曰汝爲匡君受責可繼乃父之志吾死亦瞑目矣是臣母以忠教臣豈皇上不以孝許臣乎前疏憂陳未蒙俞允茲日薄西山烏情可憫

倘邀皇上洪福得寢門問視以終天年然復何功廷尙未艾也
臣於此時不乞恩以歸勉圖一日之養恐旦暮入地是臣於父母
皆爲不孝而獲戾於名教者也不孝者必不忠國家亦安取不忠
之臣而用之伏望鴻慈大霈允臣所奏放歸田里俾臣子母聚首
一堂躬耕鑿以嬉遊於堯天舜日之下長祝聖壽於千萬億年之
盛臣子子孫孫世矢捐糜以報國恩謹拜表以聞嘉靖八年月日

劾樊繼祖疏

龍遂

奏爲人主治邊之託貴乎得人而人臣誤國之罪莫大乎欺君臣
觀總督兵部尙書樊繼祖兩奏捷音一稱八月十八等日兩鎮共
獲虜首級百餘顆一稱大虜回時斬獲一人盜服面目異常又斬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九

一人聞是大酋兒子盛佈功勤自謂殊績及見山西巡按王達奏
開賊虜從容出關調到延綏大同官軍未見對敵又見直隸巡按
譚學報稱賊回未戰失此機會爲扼腕二臣之報查與繼祖捷奏
同時俱發中間矛盾若此然後嘆繼祖之敢於肆欺一至此也始
者俺答阿不孩詭詞來貢欽命擇大臣一員提督宣大軍務繼祖
旣與廷推規避被劾奉旨着紀罪去卽行立功自贖恩至渥也爲
繼祖者負總督之重寄握專征之節鉞宜乎感激圖報悔過思忠
戎服兼程身先士卒誓不與賊俱生庶足贖前罪而塞明詔乃遷
延在道坐視山西之急縱敵長驅踰二十日督發追勦一無所聞
其意以爲吾惟逗留宣大進不撓全軍之鋒退不冒失事之咎二

關卽破吾可以諉責矣不知陛下特命總督之初正欲固宣大之防以壯山西三關之蔽而豈料虜旣深入於繼祖未及大同之日乎夫吉囊糾合俺答阿不孩控弦二十萬突入大同徑趨山西勢甚猖獗中外洶洶繼祖豈不聞之尙爾從容宣大間及賊厭飽思歸始聞擁兵應朝臣不知其計將何出萬一賊騎突驟中原震驚都畿繼祖亦將株守不警之地以爲不相干與乎然猶意賊回之日以逸待勞大著奇功則始之按兵不動固將養鋒蓄銳以圖後舉此正兵家之所尙者復何尤哉今觀譚學王達之報則賊虜出關迤北我軍未一交鋒正恐虜無所創後來深可虞也使繼祖自是媿奮不遑重購死士多行間諜出兵追殺以洩省鎮之忿以舒

永新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志 文徵

三十

我朝之氣桑榆之收猶足補東隅之失也今者首級之報蓋前日大同續進之餘寇而深入山西之敵則在來自若至於二酋之斬又近者關口之殘賊而虧損官軍之大數則隱匿不報不思陛下特命謂何輒敢裝點粉飾恬無愧恥捏奏濫保交相欺蔽臣不意繼祖之誤國不忠一至是也伏乞陛下俯念邊鎮功勤未可虛冒總督重責未可苟塞特降天語責令繼祖奮勇督率期獲實效以贖前愆如仍前欺誤聽紀功官指實劾奏坐以誤國之罪若巡撫都御史史道玩寇養亂剝下欺公總兵官王陞等避難弛力縱賊失機始則巧逃寇鋒不顧門庭之失守終則坐視敵反未聞邀擊之奇能有臣如此將焉用之陛下或念邊境未靖容令戴罪殺敵

艾久而智慮彌精材深練養感悟切而效報愈勵見任福建右參政周相冕任廣東右參政吳桂芳應務通豁先事得周防之豫臨機迅敏折衝多濟變之方見任貴州副總兵石邦瑞軍律精嚴臨陣無震撼之擾戎機諳熟料敵多超奇之算原任山西總兵今聽勸何淮原任延綏游擊今章任戴元亮才氣振邁勇略素聞於邊陲識度優閑怨悔不聞於詿誤以上數臣材器各有不同要之皆一時文武之卓特雖坐屏廢人每延望其速用方列疇采衆已推服其不羣躋之中外經營之任委以軍旅將帥之寄必能使小大咸有成集不徒苟簡以充位應責而已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察其可用與否議擬題覆期仰稱明詔遠攬博取之盛意則賢材彙布邊事不患其不興舉矣

永新縣志

卷廿二

藝文志文徵

三十二

上平倭寇疏

李承芳

奏爲進呈方畧殄寇輯民事益聞疥癩之患毒在皮膚邊之必成癰疽烏聚之賊釀於逼迫緩之困歸百姓廼者倭寇跳梁一隅逃死晷刻今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兼之俺答與套寇謀襲延綏雖疥癩之患不足爲意然滋蔓難圖流毒所任結膚成癰附骨爲疽將有不可勝言者原倭禍之釀也市番貨與姦商概不償值乃投貴官家貴官欺心負賴甚於姦商番人大恨言貨乃國王之物也爾不我償我歸王必見殺於是盤踞海洋小民迫於貪酷苦於科派困於飢寒者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

定結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皆爲倭姦細爲鄉導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輒發憤斫殺今十餘年不能盡殲三十一年四月倭賊寇浙東而賊首汪直徐海毛海峯彭老生等皆浙閩人將來疥癩之蔓延伊胡底也前年汪直入寇臺甯嘉湖蘇松等處同時告警上海縣丞劉東陽嘉興守禦指揮周應禎李元律揚州衛千戶洪岱崇明縣知縣唐一岑皆死於難今托天威洪福賊魁授首汪直徐海誘而伏誅其黨與渠惡將必死戰窮寇莫追古語有之亟可慮者彼自知必死并力負隅官軍遏之勢必潰散且蘇松常鎮四府各有門戶不布伏守禦以當其衝譬如奔秋置子必扼其要不扼其要卽棄子也倉公灼艾必審其穴不審其穴徒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徵

三十三

熾肉也臣愚以爲金山一路乃柘林青村南漚川沙諸處之衝陽舍一路乃圖山孟河之衝吳淞一路又金山楊舍總會之要領也三路衝要檄守將督師擊之使江北之倭必趨通州廟灣之倭必趨淮南平野大澤無荆棘屏嶂之蔽數年積寇可一戰而盡其醜矣

乞斬方士王金疏

李承緒

奏爲戮奸明証以安聖躬以鋤煽惑事竊聞堯舜禹湯文武清心懋德長享遐齡垂裕至今自秦皇漢武始求長生之術乃不旋踵而有沙邱之禍五祚之崩是知修鍊之無益於壽算也明矣頃者真人邵元節陶文仲皇上榮以爵秩進禮部尙書封恭誠伯夫尙

書何官伯爵何等王道教事而克之彼自得計遂申鍊丹服氣之說仙桃仙藥之異今二真人均已自斃而神其術者猶以羽化解脫之說飾皇上耳目掩薦剝罪戾獨不思既曰羽化則非不死既曰解脫則非長生乃明明一死塞責而多方曲爲解釋臣誠不知其然也今皇上春秋鼎盛自膺岡陵之頌無疆之休近因龍體失調奸人王金自著得真人秘授乘時煽惑聖心獻長生之藥夫長生二字人人所欲得人人所不可得也彼既以長生名藥必其先曾有試之者乞降明詔名已試之人鞠其真贗窮其效驗察其金膏石髓之形然後可服自非然者臣恐藥烈有毒益以火氣誠非人腑臟所能勝也伏望皇上明斷施行彼必無以逃其罪譴鼠首

永新縣志

卷廿二

藝文志 文徵

三十四

屈服法紀維張天下咸知皇上之明然後宜御醫調治聖躬理其病源調其氣息天錫難老帝眷遐齡可操左券也臣不勝怖懼俟命之至謹拜疏奏聞

請建儲疏

甘 兩

奏爲奉揚綸音敬陳一得之愚以釋羣疑以隆萬方治安事臣於本年九月初三日接得邸報該工部營繕司主事張有德一本爲大禮屆期儀物未備俯循職掌仰祈聖明及時宣示以昭大信以慰人心事奉聖旨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功張有德這厮瑣言窺探妄意圖報欲生離間要君賣諂好生可惡本當重處姑且罰俸三箇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這厮屢屢催激其妨

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各衙門不得又亂行瀆激以致延改
欽此大小臣工一見此報相顧錯愕咸謂陛下定計建儲因人言
而改之非信也以不信示天下輕國本開疑端非訓也臣竊以爲
不然皇長子岐疑夙成陛下嘗引出至平臺接見二三輔臣居然
示以聖意所向已又連降手詔一則曰冊建元儲倫序已定須卿
等決策一則曰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
言催激臣仰見陛下攬乾綱重震密屏盈廷之煩政以昭宸衷之
獨斷耳有德以一小臣不遵宸斷不白元僚不伺帷幄之決策不
咨老成之訐謨而徒緣職掌先事催激是有德之計過也陛下臨
御以來何令不行何臣不信曩令有德不加催激則丹墀呼嵩之
後卽青宮正位之日何至有二十一年之改此一改也已非陛下
意矣赫赫綸命炳如日星而謂可復改乎今諸臣未諒陛下之心
而徒以切責催激小臣妄生猜疑是諸臣之計過也且二十一年
去二十年爲日幾何冬方沍寒一切典章應於明春預辦者謂宜
請於陛下斷自何月集事何月鋪宮錢糧取之何司輔導託之何
人悉心講求必且次第底績不是之務而拘拘與陛下爭一年之
久近囂如聚訟是諸臣之計又過也雖然事有拂而相成言有逆
而實順者今諸臣之計若過原其心孰非効宣力於陛下者乎臣
聞士當七齡類無不課之小學稍長又課之大學無他愛之至耳
矧儲宮繼體宗社神靈所托重甯其愛之不士庶若乎易稱養正

於家無亦惟是毓德果行於此焉基之今皇長子十有一齡雖云
聰明天授無假人力然文王之聖也而齒冑成王之嗣賢也而師
周公以時計之亦大晚矣而尙可泄泄爲也諸臣之心可諒者一
父愛其子臣亦愛其君故自古聖君未有不早定國本自古蓋臣
未有不以早定國本勸其君者臣觀漢文帝初元有司請建太子
文帝優詔褒答遽從其請當時未聞以有司之請而掩文帝之斷
矧陛下神聖過漢文萬萬志定謀同又何所俟而泄泄爲也諸臣
之心可諒者二夫君臣之際亦難言矣此一事也大臣焦勞於中
羣執事延頸於外逆志而言則虞激遜志而言則虞隨先時言之
則徑情而無當後時言之則紆徐而罔功當事而不言則匿其職
永新縣志

越職而代言之又見謂生事而擾也故曰言難且夫以寵利居成
功臣人之大戒也相如周召師如伊呂致身如逢干等之臣職耳
今以冊儲一語而欲貪天之功以冀非望之寵利恐言者不若是
愚也臣竊見近世言事諸臣輕者罰重者竄又其甚則削籍去矣
罪之不保功於何有諸臣之心可諒者三臣一介孤寒陸沉閒局
非不知守括囊之訓避越俎之嫌獨計冊建元儲關係甚重陛下
有令出惟行之信而爲片言所沮陛下有從諫弗咈之仁而爲羣
情所猜陛下有沉潛先物之知而爲三思所惑前何以紹後何以
觀近何以慰臣民之瞻遠何以聳要荒之聽臣誠慮之故不避僭
越以效愚計如蒙俯采臣言勅下禮部甲明前旨定以二十一年

舉行册立二十年備物具儀仍與二三輔臣熟計而詳圖之使目
者無譁於廷耳者無譁於腹天下早得覩前星之耀宗社幸甚生
靈幸甚臣愚亦幸甚且臣世受國恩昔蒙陛下選入中秘擢置臺
諫而爲人所訾非以斥去恒恐一旦溘先朝露終無以酬德塞責
狗馬微誠又有苦迫而不容已者倘以臣爲沽直爲邀功則請削
臣之籍放歸田里臣伏在草莽得聞元儲講學下士親賢雖茹芝
飲菽終其身與綺皓爲羣有餘榮矣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栗懇祈
之至

請裁夷貢禮數劄子

李珪

奏爲聖王慎德四夷咸賓控八紘而歸大統攬六合而驗同風悉

永新縣志 卷十二

藝文志

三十七

至悉臣無遠無邇是以西旅貢獒越裳獻雉既重譯以輸誠亦通
道而納款第識中國聖人海波爲澂知奉正朔我王嶽呼均同我
朝大祖皇帝平定四極剗削羣雄萬邦黎獻連年入賦九有蠻貊
間歲來庭向者朝鮮請改貢道邊酋阿台遣使納款西僧大寶來
朝瓦剌脫歡入覲他如西域撒馬進獅祝壽脫脫不花獻馬求和
種種向慕曠古無前是以成祖皇帝射柳東觀之日華夷畢集因
有萬國玉帛風雲會之句猗與休哉至安南交趾曾入版圖編爲
郡縣恃頑梗化依險負固先皇慎止戈之義厭兵甲之煩顯中國
寬大之仁活螻蟻億萬之命册封黎利今查每歲貢儀答儀頗無
定格竊恐豐儉失宜易啟外藩之釁厚薄不等或萌窺伺之端臣

備員客司職掌欵迎伏乞聖睿照依朝鮮李裯獻海青鷹例報以
磁器且諭中國多珍禽異獸欲不在此勿令再獻一切跟隨人眾
酋長羗丁定以數目庶無紛擾滋事之弊亦得善後久遠之謨欽
此劄奏

永新縣志

卷廿二

藝文志文徵

三十八

